



七子 著

隔开那个世界， 我的爱丢了

爱情，不是放手就会有幸福，却是难分就会有痛苦。
选择，原本是复仇，却葬送了自我。

这是一部少女成长的奋斗史，却需要一个男人的轻蔑做支撑。
这是一部生死决别的爱情诗，却需要一个女人的牺牲做泡沫。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七子 著

隔开那个世界，
我的爱丢了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隔开那个世界, 我的爱丢了 / 七子著. -- 广州 :
花城出版社, 2015. 6
ISBN 978-7-5360-7507-8

I. ①隔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4920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王凯 李珊珊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刘凜
封面摄影: 林剑

书 名 隔开那个世界, 我的爱丢了
GEKAI NAGE SHIJIE, WO DE AI DIU LE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 17.75 1插页
字 数 340,000字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第 100 天	失踪	001
第 99 天	寻找	011
第 98 天	碰运	015
第 97 天	相遇	023
第 96 天	必然	024
第 95 天	炽烈的开腔	033
第 94 天	持续升温	048
第 93 天	变脸	051
第 90 天	真想知道你的名字	055
第 83 天	生日的馈赠	064
第 72 天	意外	088
第 63 天	痴情女，薄情男	097
第 62 天	婚礼	102
第 61 天	来了马利雅	105
第 42 天	马利雅走了	115
第 40 天	我的一切都是为你	124
第 39 天	生日的情真意切	139

第 38 天	谁都有参与分配的权利	145
第 37 天	你要把行政助理让出来	148
第 36 天	放地了	152
第 35 天	这不是你的蕾丝	154
第 34 天	如果你是你，而我却不是我自己	158
第 32 天	段誉的犹豫	168
第 30 天	我终于知道了你的名字	174
第 29 天	我骗了他	179
第 28 天	初次扫街	182
第 27 天	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	189
第 26 天	扫街开始了	199
第 25 天	惊动了 Even	209
第 24 天	这个项目我赌它行！	217
第 23 天	想说爱你不容易	223
第 22 天	前期战略部出了一名女将！	226
第 21 天	一切才刚刚结束，但一切才刚刚开始	237
第 20 天	致命的巧合	245
第 19 天	最后的谢幕	251
第 15 天	为什么我们总是见不得面	258
第 10 天	泄密	262
第 7 天	段誉顶罪	269
第 4 天	三人的结局	274
第 1 天	哀莫大于心死	276

第 100 天 失踪

这一天，妙鱼像往常一样。

5点闹铃，按掉不响，再闹铃，又按掉……再不响，再闹铃，她便不得不醒了。

揉揉眼睛，世界渐渐清晰，身旁的他仍如婴儿般静谧地酣睡，轮廓鲜明的唇。妙鱼凑上前，轻轻地、轻轻地吻……先是皱眉，慢慢凝结成如胶似漆的黏滞力，透彻的苏醒。那双修长的手指拂过肩膀，顺着背部慢慢滑下，在圆润的臀部停下，温暖的掌心摩挲，不由得妙鱼阵阵麻酥。突然，厚重紧实的身躯压了下来，不容置疑而满怀欣喜的紧张感，被前所未有的力量包围，真切的存在却令胸口窒息，湿润的清晨翻云覆雨沾着露珠，她羞涩满足，却又迅速挣脱。云髻高盘，半露霓裳，风风火火奔向厨房。“小鱼，小鱼，回来！别走呀……”“不不不，要迟到要迟到啦！”一个深拥一个挣脱，甜蜜的挽留，浪漫的嬉戏，持久不息的笑声……

“咯咯咯……”妙鱼乐不可支，突然刺耳的铃声再次响起，“不好，真的要迟到！”

幻景消失。这噩梦不知重复了多少次，摸摸床头，已是人去床空。

此时的她蓬头垢面，了无温存。宁愿醉死在这幻境，也不愿面对阴冷的世界与孤独的床。

还好，今天刚刚来得及。

没有他，毕竟还要生存。上班，日复一日地上班，像上紧发条的钟，日子苦水般缭绕寡淡，了无生气。头脑中充斥着—堆棉絮般的事务，越膨胀越壮大，充实，充而不实。内心却无聊到发霉，什么都没有。

刷牙细致到每颗牙不多不少3秒钟，洗面奶在脸上停留的时间不多不少两分钟，让洗发水与头发匆匆接触1分钟，冲洗擦净吹干，吹风机枯燥地呜呜响，带来刻板的暖意，吹走黏滞的水分。颓坐在梳妆台，镜前还是一副浮肿的脸和哭红的眼。来吧，用时间来弥补这悲伤与不安，从来不化妆的她，最近偏爱各种简易补妆神器：睫毛膏、眼线、爽肤水、精华液、面霜，盖得里三层外三层。

一切工序完毕，妙鱼望望镜中的自己，很遗憾，尽管有神器的一再鼎力相助，脸上的落寞，眼中的无神仍未有多少改善。

与梳妆台上的神器为伍的，又新添一名成员：是一本如花似玉的小本。她机械地翻开，用红色的水笔，重重地画了一笔，组成又一个新的“正”。前面的正字已经密密麻麻成规模地叠加，一共12个，有些笔画，因为用力太猛，划破了纸张，不少纸张还映着黄黄的泪渍，数着数着便钻心的疼。

“呵，我的泪痕原来是黄色的。”妙鱼自嘲，回身背了包，出门去。

地铁，公交，公司。三个节点。

北京最普通生活的开始。

打开电脑，开启管理系统，查询收到的邮件，安排今天的工作。

北京最普通的白领儿人员的开始。

打开微信，看10分钟的朋友圈更新，还有可能的联系人信息。

妙鱼最普通的一天生活的开始。

其实，在妙鱼浩浩荡荡的近百名微信名单中，谁都可以不看，谁都可以不想，只有一个人，与她发生着难以割舍血肉相连不离不弃的关系。她微信主页的封面，曾经被很多人赞过，那只笨笨的憨憨的猫咪是亮点，曾经甜蜜的见证，现在却是难以触及的伤痛。朋友圈也许久未更新，想念在蔓延，如潮水般涨满了心房。然而潮水无情，日复一日地冲刷着等待归期的岩石，将它的棱角拍打得圆润光滑，桀骜的风霜咬合着潮腥的味道，风不再是它的依恋，辛酸的撩拨才是心中的梦魇。

微信对话框中那个“小”，曾经那么优秀闪亮，明亮得骄傲，点亮了妙鱼心中所有的光。头像是一幅简约严肃的山水画，妙鱼知道，严谨的个性让他绝不会在微信中透露任何个人信息，但从他的朋友圈，你却可以得到各个行业奇闻轶事的分享。而这一切现在都不会有了，清空了彼此所有的消息，删除了所有的分享与照片。可是，她为什么会疼呢，为什么心会是这样的疼。

曾经，也是在每个数得清记得明的早晨，一白一绿的两个小人会从手机提示栏跳出，点开彼此的头像，简约的草绿色对话框，流动着温暖至心的话，那串串动听的音符，会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小高潮，让妙鱼面前的那些再枯燥不过的工作成为生命的律章。

“小中”，拿走了她所有的单纯与阳光，一切没有什么不同，一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

这看似天大的变故，只有一个人知道。也难怪，妙鱼极少朋友。她只能告诉衣衣。事情的发生，没有退路没有商量，大脑冻结至今断档，委屈，还有憋屈。

衣衣饶有兴致地查看了案发现场，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贴着张大大的黄色便条，黏着简易的不干胶，已经翘了边角，看得出，是经过作案人反复粘贴。“list, a little list”，衣衣口中喃喃有词。

呵呵，也许他在反复犹豫，贴在什么地方会更加醒目吧！

“哭什么？没出息！有什么事儿，当面清清楚楚，神神叨叨玩什么失踪？早说他是冷血！终于血喷了。”衣衣一向火爆，但今天是暴躁，口吐弹药。

衣衣、妙鱼中专发小，多年交情至深，死党的绝对地位。

再说这便条写着些什么，妙鱼此生难忘，“刚看完你的书稿，不想再在你的文章中抛头露面，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人都不会答应的，再见。”

这还是他们那般深沉的爱吗？山无陵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未待如此决绝，可君拂袖去。隽秀的字体，廉价的爱情，还有惊慌失措的妙鱼。

如同桩生意，有撒网就会有收尾，而，收尾的时间到了，没有任何征兆。

“衣衣，衣衣，你知道的，我怎么会写他？不过是虚构的小说人物啊！只提到一个男的，两个女的，两个年轻的，一个年老的……”妙鱼有些神经错乱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这是我电脑的存档，我还没写完呢，没写完！我才写了一半，他就走了，走了……”电脑开着，妙鱼颤颤巍巍地打开文档，她的手已经发白，没有一点儿血色。

“等等，让我看看。”衣衣冷静地将鼠标点到“最近文档”。根本没有浏览的痕迹。“妙鱼，想分手怎么找不出莫须有的理由？只要他想。总有这么一天的，我早跟你说过，没有领结婚证的关系就是临时流氓！”

“可是，我们快结婚了，快结婚了！我们在白河，他亲口跟我说的，怎么能不算数呢！衣衣，我们的生死相许……”妙鱼声嘶力竭，整个世界都塌了。

“妙鱼，别天真了好吗？醒醒吧！这样的冷血，他不值得，不值得！白河发生的一切，每个想活下去的人都会那样做的，他会，其他人也会，没有什么特别！”

妙鱼呆住，再说不出一句话。

她发疯一样地翻找家里所有的角落，每个可能拥有他气息的角落，没有衣物留存，没有杂物摆放，甚至卫生间都找遍了。盥洗台上的刷牙缸，原是一只

可爱的喜洋洋、一只无辜的灰太狼。如今，灰太狼不再，喜洋洋孤零零地躺在浴缸。

没有了任何物品，充分证明消失有多么的彻底！

妙鱼彻底慌了，真的没有了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！她紧咬手边慌乱抓起的枕巾，浑身僵直，咸涩的泪水大颗大颗地落下，堵住她早已发不出声的嗓子眼，痛苦是真实的，比生命还要真实……

“妙鱼啊，妙鱼，别哭了，好吗？这事儿在谁身上……可是，你哭，你哭他能回来吗？你看看他那风流倜傥，要不，要不，怎么迟迟不娶你？其他的都是扯淡都是浮云！”

衣衣最怕妙鱼哭，她紧接着，又拍肩膀，又扶后背，又递纸巾，完全乱了阵脚。不一会儿，身旁的纸篓已经堆起小山一样高的悲伤。

妙鱼小脸儿憋得发青，眼睛通红：“他没走，他回来了！哪怕出差再久，都会回来！怎么今天人不声不响地没了！我要等他，等他……”

“你傻啊。哪怕咱去公安局报案！可我们，我们总不能当失踪人口报吧？！他是你什么人，去哪儿需要向你汇报？何况还留这个！”衣衣手中攥着的便条那般刺眼，“尼玛分手都不当面对你说清楚，这算什么？留恋他？留恋他，就是作践自己！”

这是在忠实的小本记录12个“正”字前，发生的一幕。每天一笔，不多不少。这12个5天，妙鱼分分钟度日如年，思念水涨船高，北京的天空灰蒙蒙，60天的灰蒙蒙，爱情的天空再未晴朗过。60天，妙鱼不知道自己怎么度过，未来还将怎样度过，脆弱敏感的神经，让妙鱼常常惊恐如同小猫，靠着墙，躲在角落，世界全被掩埋。那勉强挤出的笑容，不是面对生活的勇气，而是黄色便条对她无情的嘲笑。

又是一天黄昏时，下班回家，没有胃口，妙鱼一直在等一个可能也许大概或者惊喜。

“叮当，叮当。”门铃声响，妙鱼飞快地冲上前，拉开门，是他一定是他，是……衣衣。那份不由分说的期待，鬼使神差。多么多么希望，门开，面前站着的人，可以给她一个深情的拥抱，任由她拼命地打打闹闹，口中喃喃，“好了好了小鱼，一切都会没事儿的，没事儿的……”

衣衣提着一兜的清淡饭菜，家里阿姨新鲜做的，热气顺着道送来，那忍不住的失落，人比黄花瘦的憔悴，不由得衣衣心疼。“妙鱼，咱不能总这样不是？饭不吃，觉不睡，还神经质。门铃一响看看你那个满怀希望的样子！再这样下去不行！我必须清醒地告诉你，钟岩他不再爱你了。别那么天真了好吗。”

“我不信，我不信……”妙鱼任凭衣衣摇晃她单薄的胳膊。

“不信？那你亲自问他啊，想尽所有可能的办法，就死心了！你不是想见他

吗？不是想找他吗？去找啊，你是不敢做不方便没勇气没脾气？为什么不当面向个清楚？”

妙鱼突然好似清醒，灰色的天空透出一点光亮，她要抓住那幻影，弥补这感情世界突然崩塌，对啊！怎么这么糊涂！不，不能这么坐以待毙。

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！

“衣衣，我想……我不想写了，封笔吧！”

妙鱼突然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，把衣衣愣住了。

“开什么玩笑？写了一半不写了？为了他，是为了他那句话，是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不要说不，你不说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，凭什么！他怎么知道你的辛劳，怎么知道你怎么走到这一天，为什么他抛弃你，你就要抛弃自己的梦想！妙鱼，你是多么的有才华，为了他你竟然不写了……”

“什么都别说了……”妙鱼痛苦地闭上眼睛。

“你要坚持，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说服我，说服所有人的吗？真的，我还等着你的大作出版呢！”

妙鱼擦擦泪水：“我心中构建的天堂已经死了，”她强颜挤出一个微笑，“我以后好好工作，加倍努力地工作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跟任何人没有什么不同。我要重新开始，做到美凡的NO.1！”

空军总医院

北京空军总医院，狭长的科室走道挤满了全国四面八方聚集来的形形色色的病患者。但无疑每个人状况，都让人鸡皮疙瘩顿生，因为这里是全国有名的皮肤科专家集散地。有烂头烂胸烂脚烂手臂的，有搔首踟蹰的，有痛不欲生的，有拄着拐杖的，有焦急张望的——清一色的惨不忍睹。

涂妙鱼，身子蜷成一团，坐在靠着角落的排椅凳上。一手捂着左边的脸颊，一手捂着嘴，不停地打着呵欠，无精打采。她早晨4点起床，赶了4点56分的头班地铁，换乘公交车坐了8站地，一路颠簸，狂奔到空军总医院，为的仅仅是挂一个专家号，不想她气喘吁吁的脑袋探进挂号室的小窗口，那边却传来冷冰冰的研判：“只有一个副主任医师了，挂不挂？”

涂妙鱼愣神，怎么自己这么努力，还是连口肉都吃不上，只能勉强喝到汤？

“还挂不挂了，不挂下一位了！”

“挂挂，怎么不挂！”妙鱼忙掏出零星的钱付账，窗口扔出一张挂号单，和一本崭新的病历本。她缓缓走上楼，一路低头，不敢看人。

刚刚护士的叫号让她心里暗笑，这都是什么名字，难怪得病，哈哈。

“87号，涂妙鱼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5号病室，乔美丽副主任医师。”

听着像是个女的，妙鱼嘟囔。她的左手始终捂着脸颊，换着右手拿好病历本，轻轻推门而入。

“大夫，我还需要再开些什么药？”

“不需要不需要，你先这样吃着。”

“可是我都来过两次了，还不见好。”

“哪儿能那么快见效？任何药物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就这样，下一位！”

85号患者失落得与涂妙鱼擦肩而过，外表皮肤看不出有何异样，但他迷惑不安的心显然千疮百孔。涂妙鱼忐忑地坐在刚刚85号的位置，对面是个40有余的女人。

接过涂妙鱼手中的病历本，空白。“嗯？第一次病史？以前没有过？”

“嗯，第一次。”妙鱼终于肯缓缓放下左手，呈现在乔美丽面前的是一张疲惫而掩不住生机的脸，皮肤细白如瓷，因为微微出汗的原因，右脸颊呈现自然的粉红晕，丹凤眼，高挺的鼻梁，樱桃口，活脱脱的美人。乔美丽看呆了，推推眼镜，却装作漫不经心：“哪儿不舒服，要看哪儿的病？”

涂妙鱼不好意思，指指左脸颊：“这儿。”

“咳咳。”乔美丽咳嗽两声，凑近一看，还真是，细密的小颗粒疹子，泛着红色，铺满了整个左脸颊。

可惜了，这么个可人儿，乔美丽暗自遗憾：“最近有没有吃辛辣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没有刺激性的运动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没有在刚刚装修过的房间逗留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无花粉过敏史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以往有没有过敏史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一贯的照例问询。

“那个……医生，我想起个事儿，不知道跟这症状有没有关系。”涂妙鱼觉得应该给乔美丽一些靠谱的线索，积极配合，否则这样问来问去，大海捞针，何时是个尽头？

两天前，衣衣家里。

“瞧瞧，可爱吧！”衣衣一脸的得意。两个月前，公司总监去上海结婚，辞了工作卖了房子，处理家伙什，唯一舍不得的就是这只叫小中的猫咪。因为老公不喜欢宠物，才不得已恋恋不舍地过继，廖衣衣是她在公司最好的同事、朋友、兼合作伙伴。小中的继任主人非她莫属。平白无故得了一只猫，一只乖巧的猫，一只乖巧的加菲猫。衣衣不知道有多开心，别看公的，媚性之极。已经两个月，却对衣衣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。这不，为显摆，衣衣当着妙鱼的面儿操练上了。

“趴下！”

小中乖乖地放下肥胖的身体，却不忘抛个媚眼给陷在沙发上的妙鱼。

“打滚！”

小中转动它圆滚滚的身躯，圆鼓鼓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妙鱼。

“作揖！”

小中挺直身板，勾起她肉肉的小爪子，吃力地做着圆弧运动，对着妙鱼可怜巴巴。

妙鱼终于是憋不住笑：“你看把小中累的，运动量忒大了！它太有才了，古文都听得懂啊！”

“那可不行！牛逼吧！灵气着呢！咦，你好有猫缘啊，看着没，总给你抛媚眼！我都嫉妒死了！”站在一旁的衣衣打趣，装作吃醋。

突然冷不防扭身，瞬间把脸凑到妙鱼面前，“经我鉴定，这厮看上你了！”

“去你的！扯吧你就！”妙鱼被气笑，用力推衣衣一把。

衣衣重心失衡，站立不稳，瞬间便向妙鱼坐的沙发上倒。妙鱼惊恐，衣衣顺势一带，就势歪倒在妙鱼柔软的身体上。

“哎哟哟，疼死我了。”两个人笑作一团。

“来来，到你涂妈妈这里！”衣衣翻坐一旁，很有范儿地对着小中招呼。

小中得令，一个箭步，胖胖的身躯跟长了翅膀，几步一蹬，猛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箭步蹿上，趴在妙鱼的胸部，眼睛直勾勾地与妙鱼对视，相隔不过几厘米距离，瞬间带起了一阵风。来不及躲闪，涂妙鱼的脸与小中扑个正招，都挤扁了，绝对深层次的亲密接触。

“啊！”妙鱼尖叫，紧攥着小中两只肉乎乎的前爪。“廖衣衣，你干吗！你不知道我猫毛过敏啊！”

衣衣这才紧张：“啊，忘记了！快快，小中下来，到妈妈这儿来！”

小中恋恋不舍地跳向衣衣，躲在她怀里，像受了委屈，身子缩成一团，脑袋蜷缩进衣衣胸脯。

“宝贝，乖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”衣衣抚摸小中硬硬的脊梁上柔顺的毛，无可奈何地转向妙鱼，“啊，不要紧吧？才几秒钟，我看看？看着没事儿啊？”

看着真好像暂时没什么异样，妙鱼整整凌乱的衣服，拍拍身上落下的尘土，没好气地揶揄：“就顾着你那猫，重猫轻友！”

“哎哟，这猫色着呢！”衣衣不怀好意地笑。

“得，我走了！”妙鱼看看表，时候不早，换了拖鞋，就准备出门。

衣衣抱着小中，转身去了厨房：“嗯，回头电联！”

妙鱼从衣衣家里出来，已是黄昏时分，阳春三月本是江南最好的时节，却是北京的灾害，沙尘暴铺天盖地，席卷全城。此时真乃黄昏，黄沙漫天，昏不见五指。突然，迎面扬起一阵飓风，吹得她睁不开眼睛，瀑布般的头发迎风打散，风与沙的混合腥味入口。

好不容易挪步到公交车车牌前，风势才渐减，在妙鱼专心看车牌的当口，突然觉得左半边脸有丝丝的痒，下意识地用手一摸，毁容也只是一瞬间。

两天后，在情势丝毫未减的状况下，妙鱼慕名奔空总，于是便就有了起初的那一幕。

乔美丽在听着妙鱼叙述缘由梗概时，黑色的水笔已经快速在病历本上面游走。

“大概是，猫毛过敏加飓风感染？”妙鱼最后用疑问句结束了自己对于病因的分析。

乔美丽抬起头，递给她病历本：“行了，下去开药，抗敏止痒膏。”

“没了？”

“那你还要什么？护肤品、化妆品都不准往脸上涂！”乔美丽微微一笑。

“就这些啊，能管用吗？”妙鱼终于明白85号患者的那句明知无用的问话，让她觉得自己一早晨的心血彻底付诸东流。

出门，看看表，从进门，到出门，不过13分钟。

真不是个吉利的数字，妙鱼眉头微皱，拧得更紧了。又下意识捂着左脸，无可奈何地领走了只有13块钱的药膏。

“在哪儿？”是衣衣。

“哎，别提了，拜你那多福的猫所赐，我在空总！”

衣衣紧张：“怎么了？过敏？还真过敏了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啊，”妙鱼哭丧着脸，“排了一大早的队，就开了一管药膏！哎，怕是我素颜起码两个月了，廖衣衣！”

“哎，没事儿没事儿的啊，好好养着，你什么素颜啊，花容月貌的，不施粉

黛一样国色天香！那你就遵医嘱，洗面奶洗洗脸，图图雪花膏，得了。”衣衣却样样都不能少，描眉涂粉腮红样样精致，一丝不苟。要是不让她化妆，无疑跟不让她吃饭没什么两样。

“问题是，现在只让洗脸，抹这个药膏！”

“特殊时期特殊对待！过这段时间就好了啊，乖！”

妙鱼，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儿

妙鱼，古怪而刁钻的名字，母亲之所以会取，是真心希望她，在灾难、危险、艰难到来时，能够像鱼一样逃离到安全的地方，也希望她自由自在，不求多金，只求多福。

那为什么不是妙玉，或是妙语呢？

其实，她生得就是一块名副其实的美玉，她漂亮，是真的漂亮。常常仔细看镜中的自己，仔仔细细一个一个毛孔地看，便会觉得满意。这是一张精致的脸。那真是：杨柳腰肢摇曳生，粉面桃花相映红。秀眉樱唇添巧致，雪白肌肤凝如脂。幽幽暗香金枝叶，柔柔莺声惹怜长。上学的时候，外号多得是，“沉鱼”，“校花涂”，“美人蕉”……总之，同学蜂拥而追，老师侧目相看。

情书成打，追求成队，在偌小的中专是道奇迹。连着衣衣都忍不住嫉妒几分。若不是死党身份，怕只怕她也要入那女生敌党。

只是，上帝是公平的：既然赐予美貌，便不必再赐予任何。

妙鱼的智商太平凡，勉强挨到大专也是磕磕绊绊刚刚压线。在这个大学生多如牛毛的时代，始终是她心底永远不能提起的伤疤：小学是普普通通的小学，初中是普普通通的初中，临到升高中，便如周遭遇到她难以挪得动步的男人一般，停滞不前了。上了一所极其普通的中专，再顺理成章地上了大专。大家都认为树大自然招风，漂亮自然惹人眼，学习自然会分心，考不上学不好也是正常的。

其实不尽然。

她怎么能是自甘堕落的女孩呢？她把力气都用在在学习上。当所有的姐妹都在攀比家境，化妆品，男朋友的时候，她在看书，她在发疯似的看书。学习成绩越差她便越内向，也变更加不爱说话了。这是个死循环。

可是，渐渐，人们对妙鱼有了些看法。因为，她总是不说话，不常说话。下课放学谁笑脸相迎与她搭讪，她都会默默地走开，不搭腔也不微笑，沉默；冷酷，桀骜，像朵冬天开在山崖妖艳的梅花，拒人千里之外高贵的黑玫瑰。

耐不住被迫出声的时刻，只有每次的课堂发言，老师提问，她涨红了脸，憋久了劲儿，“那，那，那道题是这样的……答答案案，我还没算出来……”或

者“老师，这道题我看不懂题”再或者太多的回答表明她的茫然与白痴，笑声持续不断。之后，这样的笑声，便经久不衰地回放在妙鱼的记忆中，让她苦恼，让她恐惧，让她名声远扬。再然后，妙鱼干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

因此，美丽的妙鱼有一个美丽的习惯，不善言谈，心头的诸多想法一直以来不向任何人说，只向一个人说，那便就是衣衣。

衣衣本名廖衣衣。名如其人，小时候喜欢看人穿新衣服，大些喜欢自己买新衣服，到决定自己后半生卖身求财时，就选择做新衣服。衣衣虽然成绩不很出色，但绘画有着极大的天赋。同妙鱼一个中专，没读半年，为了试试运气便报考了省城最牛逼的重点中学，结果顺利作为特长生考取，之后便是清华美院，毕业接单马上就是一家国际知名的500强服装公司，一路走来，靠的就是那活灵活现的一双手。粗粗几笔勾勒，寥寥几下挥洒，便妙笔生花了。

而谁都想不到，衣衣拿来练手的模特，最爱是妙鱼。妙鱼的标致，跃然纸上掩不住光芒，一个连女人都不会拒绝的脸蛋，哪个男人又可以抵挡诱惑？而妙鱼不仅仅是衣衣的模特，她把地视为知己。另一个不能称之为秘密的秘密，衣衣自然知道：妙鱼是个有娘没爹的娃。

妙鱼从不敢高攀，也不会奢望，承受了同龄人的许多，却情愿平平淡淡，现世安好。爱她的人离他远去，在儿时就成为逃不脱的命运。依稀记忆，小学一年级，她梳着羊角辫，背着双肩包，拿着酸甜的糖葫芦蹦蹦跳跳贪吃又贪玩。那个晚上却不寻常，晚饭的时间回到家，凝固的气息很悲凉，饭桌空空如也，厨房也不再往日的飘香。母亲系着围裙，徒坐桌前，脸上挂着泪痕，骤然苍老。父亲站在飘窗旁，狠命地抽着烟，皱着眉没有回望。桌上，是干净的一份A4大小的纸张，凝重地签了一个人的名字，是父亲，痕迹清晰。母亲双手不停地摩挲着围裙，将皱皱巴巴的衣服蹭了又蹭，不成模样。“就是为了孩子，不能留下来吗？”身旁呆呆的她，忘记了糖葫芦的味道，嘴里骤然苦涩，下意识地望着父亲，似乎明白什么了，她却冷静得出奇，没有哭闹，抑也未有渴望。就是那句话：该来的总会来到，该走的总会走掉。如果是两个人注定的结局，那么幼小的她，又能够改变什么？

其实妙鱼自小对父亲并未有什么印象。他不在家的时间，远多过在家的闲散。日子的流水，就是母亲按部就班地做饭洗衣，教她功课，念儿歌。她问过父亲在哪儿，不多，但是每次的回答只有一种，“爸爸出差，马上就回来”。她很乖，并且默认爸爸的职业是出差，工作单位是出差，生活也是出差。即使父亲回来，也很少抱她，父亲很忙，总是很忙。后来，母亲告诉她，因为她是女娃，父亲不喜欢。

妙鱼，不喜欢学校，也无法回归家，她的心四处流浪，只有流浪。害怕抛弃，又渴望拥抱。冷眼周遭，又惶恐观瞧。

第 99 天 寻找

中午进门，一阵浓郁的饭菜香气。桌上，妙鱼不用看，鼻子嗅嗅，便知是自己的最爱：黄豆焖猪蹄，家常豆腐，韭菜炒鸡蛋。可她远没有什么胃口。即使是再丰盛的饕餮山珍。

今天依然一无所获，下午同公司请了假，她想在本已极度安静的家静静。

林夕带着厚重的手套，从厨房忙碌不迭地端出煲汤锅。

妙鱼赶忙脱鞋，拿起附近的防烫垫。林夕迅速地放在上面，脱下手套：“真烫！”

“你怎么来了。”妙鱼轻声。

“衣衣说你胃口不好，总不吃饭，她在家不方便出来，总送外卖也不是回事儿。就给我钥匙，想提前做好饭。”

妙鱼极爱忘事，常常忘记家门钥匙，于是，配了一把备用给衣衣。

“哦。”妙鱼木然地接过林夕盛的米饭，呆呆望着饭菜愣神。

林夕小心翼翼：“菜，不好吃不合胃口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都是你爱吃的菜。”

“嗯。”

一时无话。

“我出去一趟。”

“妙鱼，你还没有吃饭啊……”

“没事儿，你先吃。”她跑进卧室，翻出像样些的衣服，重新梳洗打扮一番，

丢下惊愕的林夕，飞速地下楼去。

妙鱼嘀嘀嗒嗒的高跟鞋，脆生响亮，穿越推推搡搡的地铁隧道，在挤得变形的人群中，杀出一条血道，历经三次换乘，徒步4站公交地，不多时，脚心便钻心的痛，后跟磨出了血泡。

妙鱼工作在北京小镇年华，她工作的楼群算得上周边最宏伟高大的建筑了，可以望得到方圆十里一派祥和的夜景，却不很吵闹，没有更高大的建筑物遮挡视线，没有越拓越宽的马路，没有排放尾气拥堵不堪的车辆，没有彻夜通火的夜生活。细碎石子铺就的道路，毛茸茸如同玩具一般的猫猫狗狗，怡然自得地跳着艺术霹雳舞，很多还被包裹着或卡通或华美的贴心小礼服。身后牵绳的大爷大妈小心翼翼，心疼地跟着“孙儿”跑，生怕勒疼了它们。

所以，妙鱼习惯了街边简陋而矮小的店铺，习惯了胡同小院晒太阳、打牌局、遛猫、遛狗、遛小鸟的，典型养老院的悠闲生活，在北京摊得越来越大的环饼状交通中边缘化。习惯了辐射3公里的生活圈子，虽然上班象征性地坐坐地铁，但全副武装把自己扔给吞吐进出量为10万人的繁华的一号线，还真不常有的事儿。

难得打扮得如此华丽大方，低调优雅，镶钻的手包精致利落，不想身上有一丝一毫的累赘，高跟鞋的高度也是艺术，这是妙鱼最为满意的行装，若是见到他，也绝对不会丢份儿。当然，她更想周遭的人有所衡量，做一个优秀男人的般配女朋友，实在无可挑剔。

钻出地铁，午后细碎的阳光一地亮闪，照在身上，除了暖度，还有炫目，可面前的一切，还是给了妙鱼极大的压力，让她这个不常奔走在二环线如此积聚荣华与盛世的乡下妹子，原本忘记了北京应有的发展模样。

是的，本该是宽阔干净的街道，川流不息的车辆，一座座的楼宇亲密连成楼群，外力面的玻璃窗落地，即使吸饱了阳光，也遮不住冷酷幽幽蓝调，如太平洋般深不可测，阴暗成冷静的古堡。

的确，一个公司的兴盛是与它所在地区的繁华、办公楼的品质成正比例的。而这冷静的古堡便是钟岩所在的深圳总部北京分公司，这竟是她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它的井然有序远远超出了妙鱼的想象。

一个优秀的人，自该在优秀的公司，同优秀的同事共事，享受优秀的资源。而妙鱼呢？是不是他纳入优秀的范畴之中的交集？

不过是几秒钟的思忖，妙鱼揉揉血腥的脚踝，深吸一口气，迈着强扮的优雅，步入了辉煌的旋转大门。

门卫下意识拦住查看证件，见到美丽的妙鱼，竟然忘记核对证件。她穿过洛可可装饰风的大堂，在电梯前静立等待，海蓝色的数字飞快变幻，终于在数